

旧情难忘

江青

“这个寒冬冷得令人窒息!”这是侯一民先生的女儿珊瑚发出悼念父亲的悲恸。眼前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哀思,唯一祈望珊瑚的母亲邓澍可以有万幸挣脱死神的魔掌。

2022年从珊瑚那里就知道她父母健康情况不佳,和也同是艺术家的夫婿海生,差不多整一年放下所有工作照顾病中二老,7月时二老一块儿去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查出癌细胞没有复发,有专业团队护理二老,要我放心。不料收到“魔咒还在继续,熬着吧!”的信息,我心中七上八下……珊瑚知道我牵挂,特意寄给我护工拍的父母住在同一个病房的温馨视频。直至12月下旬,我得到信:“父亲感染新冠肺炎,母亲心衰肾衰。”我与珊瑚几乎每天保持联系,只能写:“祈盼奇迹出现,你自己保重好!天不由人……”2023年元旦日侯老远行了。今夜无法入眠!

这些日子常常忆起与侯老的交往,记得2016年因人相聚聚无常,出版了繁体版《故人故事》,书中记下故去的朋友们点点滴滴,林林总总的故事。出版后去北京时住在戒台寺的侯家送去,看侯老迫不及待地在翻阅,就跑到他家的大院子里自己转悠:赏花赏画之外,赏荣荣、赏孔雀、赏雕塑、赏古玩字画收藏……个小时后我回到客厅,侯老笑着说:“这本书我大致翻了一下,送你四个字‘旧情难忘’。”说着拿出来这四个字的刻印,按了红印泥后在一张宣纸上按下去,题:江青老友存,侯一民刊。

1978年我跟侯老在北京和纽约有过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我在中国作八个城市的现代舞独舞演出,终点站北京,演出在北京海淀中国剧院,三场演出的其中

《依依故人》新书发布会邀请到侯老和李辉作嘉宾,侯老女婿海生充当司机将侯老送到三联书店会议室,出版率线媒人董秀玉女士也在座,与侯老相聚欢。侯老知道书的内容,对我比较了解,所以谈笑风生。幽默地揭我“短”,丢三落四、马大哈的毛病,跟我出去逛地摊,要付钱时钱包不翼而飞,去机场发现护照丢失……但肯定我对艺术绝对忠诚,对朋友绝对真诚的诚品。

写文章取名难为,想到侯老赠题字“旧情难忘”很贴切此篇内容和此刻的心境。

1982年,应母校邀约,给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教育系大专班上课,偶遇李翰祥导演在北京筹备《叶赫那拉》(后改名《垂帘听政》)拍摄,李导演介绍他四十年代中后期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侯一民、邓澍夫妇给我认识,我与他们伉俪一见如故。李导演按当年同学时叫他小侯,我则尊他侯老,如今屈指一算跟他们伉俪相识到相知已经整四十个年头。当年侯老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家在西总布胡同中央美院的宿舍,屋不大陈设简单,但画画材料、古董花瓶、小玩意儿琳琅满目。他们夫妇除了绘水墨、画油画、做雕塑、作壁画、制陶;收藏的古玩字画和艺术作品满目皆是,挂起的、摊地的、桌上堆的、架上摆的,外加八哥、猫和蟋蟀活蹦乱跳的挺热闹,真是非同小可的玩家、杂家、藏家、艺术家。和侯老结识后,我们天不亮打着手电筒一同逛北京潘家园古玩晓市,也一起讨论《叶赫那拉》剧本,陪李导演在北京近郊勘景。侯老和邓澍合作还替电影画了一幅慈禧的肖像,作为剧本封面和片头使用,画中的慈禧双目炯炯,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

舞院教学后期,我创作《负、复、缚》,学生当演员实习。院里知道谭盾已将第一场音乐《鱼与熊掌》做完并录了小样,我也将第一场拉了个大框架,所以我作个汇报联排,而实际上是对“现代”不放心要“安检”。那天除了舞院领导也

请了一些院外专家,戴先生爱莲在场与侯老是旧识,李克瑜老师是我学生时代的美术老师,是侯老的学生,这次邀请她设计服装,因为李翰祥导演有摄像器材,也被我拉来帮忙现场录像,侯老、邓澍也一起来凑“热闹”。记得联排在当年陶然亭舞院旧址三教室举行,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安检”结果叫停,至今我都不知道“毛病”何在?我决定给我任艺术总监的香港舞蹈团排演。侯老知道我的方案后,热忱地推荐了著名的传统艺术家汤人汤(汤凤国)给第二场“打神告庙”设计面具。他爽快地应允了合作,从此我们还交上了朋友,有机会去北京时,常和汤凤国作伴去侯家串门,汤凤国老北京,精通北京传统小吃:豆汁、驴打滚、油饼之类。遗憾的是汤凤国于2015年春天故去,我跟侯老见面时也时常会缅怀这位风趣、毕生奋斗的艺术。

1978年我跟侯老在北京和纽约有过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我在中国作八个城市的现代舞独舞演出,终点站北京,演出在北京海淀中国剧院,三场演出的其中



由钢琴工厂改造的公寓给来考察的艺术家们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西四十二街,热心的文化参赞李宏充当翻译、司机兼向导,领着一行人到处东张西望。一天我买了一大堆食品送去公寓,不料陈逸飞在那里,他正在纽约汉默画廊开画展,想邀请老前辈去画廊指点。正说着陈丹青也来了,当然在国外能见到老师们,难得的高兴,二位都惊讶地问:“你在这里干吗?”“唉——这是我的家呀!”大家哄然大笑。

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侯老教学之外忙于创建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本而设计的主题公园。其中分为两个区域:锦绣中华微缩景区与中国民俗文化村。由于微缩景区有小陶人五万多个,这区又被称作小人国。文化村表现中国各民族的民俗风情、艺术及建筑。此后在深圳他又开启了“世界之窗”主题公园创建工作,主要是模拟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经典建筑,囊括世界著名景点微缩景观一百三十多处。侯老认为建设“世界之窗”的主要目的是让仍然贫困的中国老百姓,即使足不出国门,仍然可以领略到世界各地的风光和文化。

1993年,侯老在北京市西郊戒台寺山下秋坡村买了几间民房改作工作室,热心地拉了我和艺术界的朋友买房作邻居,想把那一带变为文化艺术基地,大家可以聚会谈文弄艺互相观摩。我兴致勃勃地带了我聊得来的朋友谏言,许以棋张暖昕,同学潘志涛、满苏荣等,一批又一批的人去“观光”。侯老热情洋溢地带大家到村里、山上转,俨然像个导游兼村长。戒台寺是明代建筑,寺里苍松古柏,素食精致可口,秋坡村的泥又可作陶土使用,侯老已经安好了几个烧陶窑的窑。我想日后年纪大了舞不动时,可以跟气味相投的人比邻而居,又可以制陶,老来还是落叶归根吧!冲动之下当机立断和谏言各买下一处,而且在侯老张罗下,立马开始改建成三合院。李导演笑着说:“你干嘛嘛,那么远,你不会用得上的!”我说:“你干嘛整天买古玩字画?也是用不上的东西呀,这就跟你买艺术收藏一样,看看想想就挺好挺美!”侯老在



左图:侯一民、邓澍合作的江青肖像
上图:侯一民、邓澍在画室和江青谈作品

旁听着含笑不语。不幸却给李导演言中,本以为老来可以“归隐山林纳晚凉”的宝地,我自己一天都没机会用,倒是提供给广东现代实验舞蹈团在那里安营扎寨过。后来长期闲置,麻烦层出不穷,如今已“全村覆盖”。覆盖后,有次跟侯老去山坡上的农家乐饭庄午饭,从那里住下,可以看到秋坡村,侯老说他言犹在耳,复述了多年前我跟李导演在村里的对话。

记得1994年,儿子汉宁十岁,他的生日礼物是先去他父亲心仪已久的敦煌,再去西安、上海、北京。敦煌由侯老帮助联系,托他的福,使我们这十个人组成的旅游团享受到特殊待遇,不但敦煌研究所派资深人员当导游,还看到了我们一行人去了秋坡村,在侯老引领下,看了正在施工的三合院,之后我们到戒台寺的东隅侯家作客,他们早就搬到颇具规模的工作室,诸大的空间但还是跟从前美院宿舍一样热闹非凡,客人们都赞不绝口说置身其中有如置身博物馆。在院中央的大展厅,看到他们夫妇合作的我的肖像油画,他们说按照八十年代我在大雅宝胡同他家作客时拍下的照片画的。

2008年在北京中国大剧院歌剧厅,我为奥运会文化节目导演谭盾作曲歌剧《茶》,开排第一天在街上摔断腿骨,那一天汉宁父亲比雷尔也住医院。每天坐在轮椅上工作,排练八周期间我往返北京、斯德哥尔摩九次,侯老时常打电话关心我和比雷尔的情况,当时我心情很乱工作压力大,已经不记得是否有请他们伉俪来看《茶》,开演的第二天,我在电话中向他们告别,匆匆飞离北京。

两个多月后北欧深秋时分比雷尔撒手人寰,我无心无力再作舞台创作,决定寄情于写作,好把脑子填满,时间塞满,那年瑞典的冬天真长,真黑,真冷啊!

此后,我很少去东方,除非是因为出版书的事,专心致志下大约每两年出一本书,即使出繁体版,我也会专程往北京跑,为了探望和送书给朋友们。每次上

我们干活的时候就这些菜干子将会变成过年吃的平安菜。年味不但是过年才体味到的某种味道,也是日常劳动的味道,是汗水的味道。

我们在琢磨年味时,我们实际在回味自己劳动与生活的轨迹。我对年味就有一个特别的记忆,刻挂窗。“挂窗”,有的地方叫喜纸,是过年贴年红的一种形式。一沓红纸上镂空刻出文字和寓意吉祥的图案,文字多是新春贺辞,比如新年快乐,富贵平安,吉祥如意,正中间刻有一个大字,多为喜字,或双喜,有时用不同模板刻相关的内容,比如福禄寿喜财,这样五张成套的适合一连排张贴。挂窗贴在门头,春风里喜气洋溢。那时没能留下影像,那模板和刻刀也不知所之,但当年的兴趣与热情一直记得。这也是年味,劳动的滋味,还有一些艺术的韵味,民间美术的文化体味。

岁岁年年,生活大步向前,年味也被打上了鲜明的年代印记。我把小时候过年的各种礼节规矩讲给年轻人听,他们听了很好奇——为什么大年三十晚上一定要煮上满满一锅米饭而且要将饭留到新年呢?为什么要将压岁钱和糖果柿饼放在枕头底下过大年夜呢?为什么大年初一早上要吃一点甜的才好开口讲话呢?年轻人对我的不理解,年轻人的年味在春晚和贺岁片,更年轻的年味在网游和微信,也或者对过年的体味只是发了点奖金,放了个小长假,亲朋好友聚个会。哪个年味浓?哪个年味淡?都很好,自在就好,境由心造,各生欢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年味。我们在感慨传统年味淡了的时候,我们当下正体味着的滋味将会成为年轻一代回味的年味。

年味淡了吗

陈俊江

年味淡了!年味淡了吗?过年了,常听有人感慨年味淡了。这个话题有点意味。

年味是个什么味?有人说年味是传统年俗的风味,有人说年味是各人体会到的滋味。

我说年味是一种意境。“意”是主观的感受,“境”是客观的景象,主客观和融为一,即为意境。意境本是个文学术语,这里借来表达年味,就是想将年俗风味与我们各自的感受结合起来考察。如今年味的“境”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过年是过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年的样子自然就跟着变,我们对过年的感受自然也会有所不一样。

过生活很重要的内容是吃,过年时体现得尤为突出。从前日子过得再紧,过年总要想办法改善一下。现今日子过好了,还有几人稀罕过年吃点好东西呢?我们街上曾开过一家饭店,名字取得有意思,叫“天天过年”。天天都在“过年”,真到过年了,就吃吃喝喝点这么点年味,还能成为你我唇齿间浓郁的向往吗?

再说穿的。穿新衣,乃是历代注重的过年习俗。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穿上新衣服,全家老小按长幼之序相互拜贺。过新年穿新衣,不仅寓意新的开始,还蕴含着美好祝愿,所以穷都要给孩子添件新衣裳做双新鞋子,不仅图个新气象,还寄望平安吉祥。而今日子好了,手机一点买买买,坐在家拆开快递,从前那一针一线缝制出的年味自然就淡了几分。

再说放鞭炮。“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燃放爆竹以求神祈福,可谓历久悠远,起源于春秋,盛行于唐

宋。原先是燃烧真竹发出爆炸响声,后来才是火药的使用。爆竹声声成了年俗的一个重要载体,过年过节的气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带有文化意味的声光色来渲染烘托的。山歌水笑,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这也成了孩子们的玩乐方式与快乐记忆。现在考虑环保,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少了这么点耳之所听,目之所见,还有鼻之所闻,年味确实似乎是淡了许多。

不用说房子掸尘、置办年货、拜神祭祖、张贴年红、吃团圆饭、拿压岁钱,也不用说拜年、祈福、敲锣打鼓、舞龙舞狮、逛庙会、赏花灯,就说这年夜饭、新衣裳和鞭炮声,因为生活的日新月异,“境”不一样了,其味道是跟从前不一样了。更何况,还有谁也不曾料到的特殊况味,疫情无情地阻隔交往,迟滞脚步,让一个握手一个碰杯都变得那么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感慨年味淡了,难道没有道理吗?

不过,话说回来,年夜饭的美味还是要胜于平时的,新衣新鞋也是要美美的,如果依旧让鞭炮响起,如果依旧能握手相拥举杯互祝,我们是不是就不会觉得年味淡了呢?可能也未可知。换个角度看,不是年味淡了,而是我们长大了变老了,我们心中的热情减淡了。空间也许可以跨越,时间定然是

回不去了。硬件意义上的“境”可以打造,氛围可以营造,而软件意义上的心情却很难仿造,也就是“意”不一样了。一定程度上说,年味是孩子们的年味,是一种纯真的快乐。到了一定年纪,在“忙年”的各种辛劳甚至烦恼中,我们还能葆有那么单纯那么清澈的快乐感受吗?

年味原来是在殷殷的期盼中。我们念念不忘的年味,可能是曾经感动了自己的一份期盼,任岁月流转,我心如初。

平日的粗茶淡饭与过年存在很大的落差,所以过年就成了四季里的一个期盼。什么叫好东西呢?可能只是个糯米肉圆。做肉圆的时候,小孩子就在暖和的厨房里看热闹,浑身兴奋,奔来跑去,也最能听叫唤,大人指派什么活,总是乐意跑腿的。吾乡的肉圆不是油炸,而是铁锅里油煎。做得模样不好看的,干脆铲子一摞,就在锅底压扁煎熟,就成了孩子们现剥现吃的口腹之享。米、肉、油热烈融合,成就绝配美味,一个字,香,两个字,煞馋。农历年底,肉圆的香在夜空中氤氲开来,惹人心头暖暖的,惹人不由去猜谁家的厨房正在热气腾腾。从此,煎肉圆的香味就是年味,过年就是吃肉圆子,吃肉圆子就是过年。



侯一民的篆刻作品:旧情难忘

戒台寺捧着书献给侯家时,总会有惊喜,惊喜的是每一次去他们家,发现又有新创作:新的雕塑、新的画、新的空间。珊瑚、海生这对艺术家由美归来后,家兼工作室就安在旁边,往往我一箭双雕,同时探望两辈朋友,年轻辈的生活习惯、艺术风格和观念与老一辈不同,但一心一意对艺术的追求却是同样的令人肃然起敬。惊喜地发现老一辈的作品也展示得愈来愈有系统,他和邓澍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题材的画归类,壁画、素描、花卉、人物、风景、人民币设计草图等各有位置。并告诉我:“每个中国人都看过我的画并把玩在手,因为我参与设计了第三和第四套人民币。我们从不卖画,所以不知道市场价格,这是我引以为傲的坚守和信仰,也是我的艺术价值观,将来收在自己的博物馆中给所有人看。”

我收到了侯老赠送的2006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泡沫集》签名本及续编,内容包括创作篇、教学篇、往事篇、打油篇、附录师友论评选录等内容。另外,我得到一张侯老赠无题国画:一只小鸟孤零零站在梅枝上。说来十分惭愧,有天侯老忽然问:“以前送你的百蝶图你放哪里了?”“啊!有吗?”我困惑,邓澍说:“我记得清清楚楚,可以证明给了你……”我无地自容,无言以对。没有任何责难,侯老说:“这么久了,怕是没啦!”过了会儿就拿了这张画给我,边说:“这次可要小心啦!”

看着画中孤零零的小鸟,想这不是孤苦零丁的我吗?

最使我震撼感动的作品是侯老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壁画学会高级研修班一同创作的巨幅壁画《抗震壮歌》,侯老告诉我这个作品的创作始末: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天天对着电视,天天止不住流泪。地震后第三天深夜,他就与合作此画的老伴邓澍商定,要用画笔与刻刀绘制出《抗震壮歌》。以汶川抗震救灾中感天地泣鬼神的表现性场景作主线,以写实和全景式风格,刻画大难面前众志成城的大无畏精神,礼赞存在于普通中国人血脉中的人间大爱。这次在宣纸上画素描,是以前没有过的创新,效果尤其显著。

侯老瞒着病情投身创作身先士卒,然而在2008年底被病魔击倒,入院两次大手术,七天七夜昏迷不醒,醒后将病房当画室马不停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奋斗,全体师生自发义务地用眼泪和木炭完成了近200米长、2.5米高的巨幅素描壁画。《抗震壮歌》在汶川地震周年纪念前夕完成,于2009年5月7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展览结束后,作品制成了陶版壁画,赠予四川都江堰地震博物馆。

每次到戒台寺都看到两老仍然勤奋地在创作,他们坚守原则,豁达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也一直在激励我。2018年春天是我最后一次去探望他们,看他们身体状况明显的大不如前,有点担心。侯老乐呵呵说:“活没干完,还得活着,不是吗?!”

今天是2023年1月5日,是侯老的火化日,难以赴京告别,请珊瑚替我买枝鲜花,愿侯老化作一缕轻烟,冉冉上升!

用《泡沫集》侯老自己的文字作尾声:

无尽的长河,
曾激起涟漪,
也曾激起波涛,
波涛激起浪花,
浪花又带起了泡沫,
泡沫转瞬即逝,
逝去了也就逝去了,
虽然也曾有过瞬间的光彩!

2023年1月5日于瑞典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